虞初志

高力士外傳

唐太原郭湜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枚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丸

實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
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
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
可得而稱也至寢宮閣中所留示朕者
何樵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
不可勝由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
此會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
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之合二十餘

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僊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

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憧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偃客建和糴之策匙堆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

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矣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求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

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羽乎之代一承恩遇垂卅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瘓所侵遂使言辭紕繆今所歷覽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爲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往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

烈祖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
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希張俞興黨錮之
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
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
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
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警付之邊將自
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兆
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

奏事不說雲南頻有畏懼陛下何以禦
茲進兵道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
皇威遠震聖澤霑流既吞食鯨鯢翦
滅甚眾諸餘纖介徹備及安南悉除無
備務不虞寄有成於茲蔓然後禁止不
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疑漸亦痊除今日
奏陳雅符朕意近亦有疑慮所以問卿
卿慎勿言柱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收

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珙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斵棺之刑寧侯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

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敗軼楊李殊塗
終未適朕懷卿忠無言何以爲意高公
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
敢失墜邊將奉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
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
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獲 臣不敢
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
祿山作逆擅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

貢因李芝於眞定，劫孔𥟖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最爾戕蠲，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

之軍務令速進火拔與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逃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伏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急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即

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猶隨駕
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
驅乎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
獲已乃即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
皇於成都改元為至德元年成都宣赦
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
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
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

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
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為警蹕之地河南
漢北盡為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
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
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
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
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
臨當郡從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

剋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閣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憔悴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備嚴守不勞人力出為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

赴行在未測聖情止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節令着袍至十一月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

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
不盡知上年正月祿山為子慶緒所殺
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莊僞刼逆
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為樂餘無所圖上
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
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
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
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

書李郭子儀驅百萬之旅類卷二錄之
敖斂不進旬月收復兩都嚴莊來奔
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蔡希德尹子奇
緒為賊史思明所救王師失利再陷
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戍安
務據險上元元年思子朝義所弒逆寶
應元年卻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
上皇謂高翁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

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　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驛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

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
年冬上皇幸温泉宮二十月郝歸因此
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
樹勲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
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
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貧
慾宜戎纔清海内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卑
低遂使輔國發感兩宮　傷離姓恣行

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廄馬三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皇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與

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囂噪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馬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　時號泣上皇

止之旨輔國矯詔之所為也聖上寧得
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
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為
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
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
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
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
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勑於

功臣閣下避瘧日晚開門外有人問稱
是唉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
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郎隨庭瑤
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
云使看略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縈將
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
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
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

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旣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二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二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燻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

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淚又於園中見薺
菜主人不解與便賦詩曰兩京稱斤買
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
使捨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
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
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
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
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

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毁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逮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

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光承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泰陵高公亦生母麥氏郎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胷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家弄甚

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愼勿忘郤郎即與決别向三十年後知所在瀧州遣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每問曰與汝别時記語否嘗前有黑子毋問在否即解衣視之毋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

墓首驗七里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即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竭行婦道有逾常禮太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即有微毛髮[illegible]之流起周代索從之獄既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蕩但經推鞫者沒家貲不死則

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璀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銑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十開府力士是也遺許補博卿監司舍將

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寳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深刑以逞誣得無罪湜同痛者報以誌之洮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衔寃悲夫

高力士外傳終

東城老父傳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且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

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産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

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
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
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壯者
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
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
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
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
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

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illegible]雞服會玄宗于温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闘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長

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于洛元會與淸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鵰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群雞叙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

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晷度勝負既決彊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劒尋橦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是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綉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于

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鬭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悞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

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鍾
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
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
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
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
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
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
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

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總姓名讀釋
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聖道發矣心化市
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畫擔土
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于禪室建中三
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
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
株構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

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
取傭給昌圖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
草席絮衣過昌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
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
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于長壽里昌如
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
陽市來往長安開歲以金帛衣昌昌絕
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穎川陳洪祖

友人出春明門見行栢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于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語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昌曰老人少年以鬬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于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黄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

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輙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轊連軌坌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

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

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者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傍徙徙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膠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者擇治人而已不開進士宏詞拔萃之爲難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洪下復言曰上皇此歷寵廣東臣數林南臣滇池西亞

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慴外國賓今比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擁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古鏡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
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
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
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
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
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
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
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

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
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
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
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庶千載
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
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
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
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

一婢頗甚端麗名白鸚鵡度既税駕將
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雖云
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
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
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
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捻鏡因遂先自叙
然後變形當捻遂命婢擧舞自陳云某
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

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

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䳇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䳇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

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

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怪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劒長四尺劒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

曰此劒俠常試之每月朔望日天地清
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
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
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
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
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
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劒橫其側無復光
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

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
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
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
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
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
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
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
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

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令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鄭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

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寳氣與卦兆相會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薛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太

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
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
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
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
日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
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
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
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

僧跪捧欣躍又謂尉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來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

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
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
虔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
頭請虔虔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
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
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
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
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

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illegible]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粮賑給陜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陜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

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
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
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
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
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
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
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
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

夢一人龍頭虵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蘇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柰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識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

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蹤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勳勳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令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勳因此

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

有兩人一貌胡髯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髯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

村視其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岸劃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蜥角

嘴尖狀如鱔魚動而有光在弄泥水內
而不能遠去動謂鰍也失水而無能為
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而腹
遂出於宋宗浙王人張琦家有女子患
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動鬧其故病
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動停
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
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

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來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叟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耳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躁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

孚而問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
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
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
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
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西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看
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
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

天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旧趙州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仍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愼家居止甚遽

敬揚為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二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衒服黄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飲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柰之何勸謂敬曰引至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illegible]

支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椎椎矣
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懸劍
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
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猴首尾
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
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
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
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

自並游於碓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
眞至廬山游涉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
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
莫不竄伏廬若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
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
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
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宜速歸家
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

夜夢饒謂勳曰我家鄉兄存禮今當辭
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逝
勳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惚發疑
取時西首秦路余既見兄勳不負諾矣
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勳還鄉
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
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
乃定開匣視之則失鏡矣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逮子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絶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彊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菃奴風

容不下善哉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
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
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
惠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
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妹曰我
媿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媿
之生乃聰明死何復然而不能以力稱
助使我心開月明狙及流輩哉每至節

朔輙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十歲
毋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
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
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
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
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
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主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

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
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
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貌
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
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並第私許
我歸家汝之顏汝皐圖之陰中法嚴常
或關之當獲大譴亦上界於其復與其
毋相特而泣翌月乃灑掃一室列虛筵

設酒果髯鬚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閑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皆目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解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僊小石調二十八

疊綵衍賞金歌小石調二疊紅窗影雙調四疊杜
對十疊曲畢慘然謂妃曰此皆宮闈中新
翻曲帝常所愛頃楓林數紅窗影等每
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懽穆
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
美酬酣洽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
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詞樂恐為諸國
所得故秘不敢泄歲將提挈府當有大變

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
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
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
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
親召而試則絲桐之音搶摐可聽其差
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琴樂合之則宮商
調殊不同矣毋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
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

楊州理師取汲怨有謬誤汝可[illegible]彈

之文留一曲因思歸樂辭何州府果吟

送左藏楊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

裕議淼其曉小女尋卒